

# 董事长打伤总经理 华信信托70亿资金池缺口或更难补

本报记者 陈嘉玲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2021年1月6日17时左右,华信信托董事长董永成打伤其公司总经理王瑾。

知情人士透露,董永成在大连办公楼的电梯里,使用锤

## 总经理履职不足一年

天眼查信息显示,2020年1月21日,王瑾升任华信信托总经理一职。也就是说,其履职总经理尚不足一年。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获悉,王瑾,女,现年53岁,是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85级学生。其金融从业年限超过20年,曾任华信信托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理财中心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华信信托常务副总裁。

王瑾最早于2008年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华信信托高管人员名单;直至2020年初,才接替原总经理黄铎的职位。

在此之前,长达15年的时间里,总经理一职均由黄铎担任。

事实上,在华信信托董监高名单中,一直以来,有三个职位如同“铁三角”,分别是担任董事长的董永成、担任监事的臧冬青和担任总经理的黄铎。上述三位均从2004年开始履职,后两位则分别于2018年8月和2020年1月去职。

董永成的公开履历则显示,其早年曾任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技改处副处长,后调任下属的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且一直任职至今。

本报记者通过梳理公开资料,追溯华信信托的股权变化和董监高任免的轨迹发现,董永成职业生涯关键的时间点为2007年。

据了解,2006年年报披露,

子打伤王瑾,头部和鼻子都出血。随后,王瑾被送往华信信托公司附近的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治。王瑾全身有14处伤,被诊断为轻伤一级,于1月7日进行颅骨修复手术,目前董永成已被刑事拘留。

截至记者发稿,@西岗公安

董永成是以职工代表的身份出任董事长;而2007年年报披露,董永成则是以第一大股东委派的方式出任董事长。而彼时董永成正式新晋为第一大股东——大连华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华信投资”)的法人代表、董事长。

大连华信投资成立于2004年,2010年更名为华信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汇通”),并将注册地从大连迁址到北京。截至2012年底,华信汇通持有华信信托股权上升至56%。

随后,华信信托以及华信汇通等股东、关联公司又都经历了一番纷繁复杂的股权变迁过程,出现大规模更名、上层股东层级繁多、交叉持股甚至循环持股、母子颠倒等情况。

截至目前,工商信息显示,华信信托共有20家股东,持股10%以上的包括:华信汇通、北京万联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品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5.91%、19.9%、15.42%。其中,华信汇通持有万联同创100%股权,持有品成投资35%股权。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华信信托看起来算是董永成的,但背后还有哪些人就不清楚了。”

值得注意的是,“铁三角”当中的黄铎和臧冬青都曾出现在华信信托上层股东的公司当中,而突然进入到“董监高”的王瑾

分局官方微博确认了上述消息,并称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此外,记者注意到,华信信托官网亦发布声明称,王瑾伤情稳定,正住院治疗。据了解,根据大连市政府和监管部门要求,华信信托现由副总裁宋秋主持全面工作。

未曾与此类关联公司发生关系。

此外,2015年,和王瑾一同担任过副总裁的人当中,有一位更是董永成之子、当时年仅31岁的董福航。

有业内人士猜测,发生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公司内部对不良处置存在分歧,甚至可能是想掩盖一些问题;也有可能是王瑾向监管部门坦白了操作上的违法违规行。

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称:“最近听说董永成精神状态出问题,当时以为他压力太大导致失眠。”

## 70亿缺口或难补

“华信‘墙内’伤人事件我们不清楚,但‘墙外’几乎每天都见到有投资者围着,等待兑付消息。”一位大连地区的市场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事实上,早在2019年底,华信信托就被银保监会列入六家高风险信托公司之列。2020年4月份,华信信托和四川信托同时被监管叫停了“资金池”业务。这也是华信信托困境的导火索。

据本报此前报道,华信信托“华冠”“华悦”“祥和”以及华信·安泰理财、华信·骏盈理财、华信·骏丰理财、华信·悦信理财、华信·惠盈理财等系列产品投向不明,均具有资金池特征。此类产品多数为1~2年期的产品,募集规模约为1亿元,预期年化收益率约为6%~8%。

记者了解到,其资金池业务存在着严重的投向不明、期限错配等问题,甚至存在着使用资金池给逾期企业借新还旧、接盘不良资产等风险。2019年,华信信托被监管处

罚事由之一是:通过发放信托贷款形式,将信托资金用于购买本公司前期发行的信托产品。

华信信托的风险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是在2020年9月份。华信信托于9月24日发布首个延期公告。随后,又陆续在其官网披露了27个信托计划延期公告,延期原因均为“由于融资企业无法按期偿还融资本息,导致信托产品按信托合同约定进入延期期间”。

随后,在2020年11月3日~11日期间,华信信托分别兑付了华信·华冠336号、华信·华冠323号、华信·华冠324号和华信·华悦17号这4个项目。

也就是说,截至目前,仍有23个项目尚未按期兑付,且均已超过前述公告所约定的延期时限,进入“二次延期”。

华信信托方面针对上述延期产品再次回应称:“自信托产品到期日起,延期八个月兑付。”并承诺延长期

间,工作有明显进展的,可提前兑付。

除资金池之外,华信信托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大量股权质押。比如,其股东西藏海涵实业有限公司累计向华信信托质押了十余笔股权。2020年9月中旬,华信信托及其全资子公司分别作为出质人,向中国信达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质押了一笔股权,质押股权数额合计超过6亿。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华信信托的资金缺口大约在70亿元左右。”

华信信托正试图通过“引战增资”的方式脱困。2020年11月17日晚间,华信信托曾发布《关于征集战略投资者的公告》称,公司计划引入1家或多家战略投资者,引入资金34亿~68亿元,注册资本增至100亿~134亿元。华信信托方面提出,战略投资者必须同意在完成增资前以适当方式对华信信托进行流动性支持。

财新网此前报道称,华信信托曾试图寻找长三角一带的房企接盘,有可能是董永成MBO(管理层持股计划)的一部分,难言乐观。

“华信信托究竟有多大窟窿,外部投资者很难搞清楚,谁也不敢贸然进去。”受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表示,公开引战增资的举动,可能是向外界表达自救,也可能是监管部门的要求。

此前有信托研究员分析认为,一方面,当前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有实力的买家并不多;另一方面,信托业正处于强监管的深度转型阶段,信托牌照的吸引力也有所下降,同时监管层对入股信托公司的股东要求更高,严格审查入股资金来源等细节。

另一位信托公司高管则指出:“若董永成被刑事拘留,华信信托的资产处置和引战增资很有可能因此而搁置。”

## 比特币币价“狂欢” 区块链公司忙蹭热点

本报记者 蒋牧云 张荣旺

上海 北京报道

1月7日上午,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3.7万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 相关个股集体上扬

二级市场上,截至1月7日10点30分,中概股第九城市(NCTY.NASDAQ)涨73.95%,港股方面雄岸科技(1647.HK)涨47.22%,欧科云链(1499.HK)涨11.84%,火币科技(1611.HK)涨3.7%,BC科技集团(0863.HK)涨4%。

从比特币价格上涨,到上述企业的股价上涨,其中有着怎样的逻辑关联?比特币的价格能否作为支撑相关企业市值的因素之一?

对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刘峰告诉

## 临时加码还是长远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随着风口大涨的企业中,两家涨幅最大的企业第九城市、雄岸科技都在近日公告加码数字货币或区块链相关布局的企业。

其中,雄岸科技在1月4日公告称,公司全资附属子公司杭州雄岸伟成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瞰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有关收购杭州雄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51%股权。目标公司主要从事区块链相关投资及区块链投资咨询服务。董事会认为,收购事项将有助上市公司聚焦于区块链业务的发展,协助该集团快速拓展包括但不限于数字资产、比特币挖矿相关业务,以及投资区块链技术及数字资产相关项目。

此外,第九城市也于1月4日公告,与前任嘉楠耘智联席董事长孔剑平、前任董事孙奇峰、数字货币业务领域的张丽以及李恩光等

高。而1月8日,比特币价格更是短时间内上涨突破4万美元,此后回落至4万美元下方徘徊。继在1月2日登上3万美元关口之后,2021年以来的

一周里,比特币价格已经上涨接近

《中国经营报》记者,嘉楠耘智、亿邦国际等公司是区块链基础设施提供商,主营矿机等业务,而第九城市、欧科云链等主要从事国际加密货币交易业务。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相关业务的需求和利润同步上升,因此股价也会上扬。

其进一步表示,在加密货币市场上目前比特币占比超过一半以上,因此比特币的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整个加密货币产业链的整体估值。可以说在早期比特币的价格作为相关企业的市值

四人签订具有法律责任的合作和投资条款约定书。

公告显示,第九城市将建立数字货币矿机群组,期望达成的目标是贡献比特币全球算力的8%~10%,以太坊算力的10%和Grin算力的10%。而合作方之一孔剑平作为前任嘉楠耘智联席董事长,在矿机业务以及数字货币挖矿业务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他表示将协助第九城市购买加密货币矿机,包括但不限于Avalon阿瓦隆矿机、Ant-miner蚂蚁矿机、Whatsminer神马矿机和Ipollo菠萝矿机等。同时,也将在第九城市投入专业团队,积极开展数字货币领域的各项业务。

借着比特币的价格大涨,有业内观点认为将带来挖矿的进一步兴起。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所称,2021年若币价维持高位,则矿机市场将出现一机难求的情形,算力虽会增长但也受限于半导体产能。外加处于枯水期、环保等因素,进

40%,此次突破万元新关口用时不过一周。截至发稿前,比特币报37115.58美元,24小时涨幅8.45%。

比特币狂欢之下,二级市场的

支撑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北京计算机学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秘书长、OECD区块链政策委员会委员王娟也表示,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做的是“链”的业务,比如政务链、金融链等。这些业务暂时无法体现在市值上,但是比特币的价值与链业务的价值是相关的,且直接由市场体现,所以两者之间的价格表现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因果关系。

不过,比特币在大涨的同时也伴随着大跌,就在1月4日下午3点,比特币从约3.3万美元开始暴

一步限制了全网算力的增加。快速上涨的币价和算力持平的阶段,是挖矿收益最佳的阶段。

不过,记者注意到,上述两家公司均有更加明确的主业,且主业与区块链的关联度并不大。其中,雄岸科技营收主要来自于综合楼宇服务,第九城市则曾经代理《魔兽世界》,是早年非常出名的游戏代理商,而失去代理权后,第九城市在2018年开始布局区块链业务,又在近期布局了新能源汽车和休闲游戏发行运营的业务。业务全面铺开的同时,对于布局多年的区块链业务,根据公开信息,第九城市除了1月4日的公告之外,在近期并没有更多进展。

对此,刘峰表示,一些上市公司公告将加码挖矿业务,一方面意欲带动自家股价;另一方面加密货币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给一些上市公司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潜力,纷纷参与到挖矿业务中。

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多家上市公司企业都在近日宣布加码挖矿以及区块链相关业务。挖矿的前景到底如何,如果企业长期布局是否有一定风险?

跌,3小时内跌幅超过5000美元,为历史首次,最低跌至28101美元。

国盛证券近日发布的区块链行业周报表示,比特币既有大宗商品的特点,也承载了区块链新兴科技的希望,因此完全有可能走出独立于商品和股票的独立行情。但是,作为新兴资产,比特币也存在一些风险:随着比特币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比特币存在剧烈波动的风险;各国监管也日益趋紧,政府在反洗钱、税务稽查、法币交易等方面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也在加大。

王娟也告诉记者,由于比特币的价格长期上扬,实际上从2020年初起,就有很多企业在涉足挖矿业务,但并未对外公告。而部分主体选择在这一时刻公告,或许也有别的考虑,比如目前比特币屡创新高,那么不论是公告加码布局,还是公告开始涉足布局的企业,在此时公布相关消息,都是希望能够从二级市场上获得投资回报,且通过这一方式所需要的成本更低。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在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其中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被明文定性为淘汰类产业。

对于布局挖矿业务的风险,刘峰也表示,我国对于加密货币挖矿不禁止,也不鼓励。同时由于加密货币挖矿具有博弈和竞争的特性,因此参与者越多,能耗和研发技术门槛也就越大,需要谨慎决策。

上接 B8

联合资信的评级调整公告显示,“华融晋商资管称已对上述资产所涉及抵押物及企业其他核心资产申请查封,并积极推进诉讼事项,由于诉讼事项尚在受理阶段,资产收回情况尚无法准确判断,公司银行授信额度及股东在流动性方面的支持未因此事件而发生不利变动。”

## 短期偿债压力大

截至2020年9月末,宁夏远高总计有息债务26.22亿元,受债券余额为5.30亿元的“16宁远高”将于一年内到期影响,宁夏远高的短期有息债务为16.03亿元,较2019年末增长32.41%,短期有息债务占总息债务比重61.12%,短期债务压力加大。

2020年11月23日,宁夏远高的“18远高01”发生实质性违约,公开报道显示,主承销商已成立应急风险领导小组。

在这一背景下,华融晋商资管此前对外发放的委托贷款的回款难度增加。

公开资料显示,宁夏远高的原控股股东、创始人高红明夫妇,此前曾多次上榜胡润百富榜,在宁夏富豪中财富实力排第三位。而依据宁夏证监局披露的信息,2020年11月12日宁夏远高已向贺兰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华融晋商资管的五笔债务诉讼面临回款周期长,与多个金融机构共同追债等复杂情况,同时,华融晋商资管在未来一年内还面临自己的资金流动压力。

Wind的债券发行数据显示,目前华融晋商资管共发

联合资信认为,鉴于华融晋商资管所公布的诉讼事项所暴露出的资产质量下行的结果,以及其未来预计会对公司风险管理、流动性、盈利能力和短期偿债压力等多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联合资信决定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20华融晋商CP001”债项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行6只债券,合计49亿元,其中有5只债券将在一年内到期,5只债券的债务余额为38.5亿元。

华融晋商资管2019年的财报数据显示,总资产为220.13亿元,总负债为173.5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8.85%,流动比率为300.53%。

此外,华融晋商资管涉及的五起诉讼中,有多起债权来自于通过信托公司的委托贷款操作,在华融晋商资管的财务数据中,也可以看到利息收入类占比较高。

华融晋商资管的财报显示,利息收入为本公司投入的债权类金融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2020年三季度数据显示,利息收入为9.3亿元,营业总收入为12.22亿元,此外,利息支出为6.21亿元;2019年年报数据显示,利息收入为14.58亿元,营业总收入为16.86亿元;2018年年报数据显示,利息收入为14.67亿元,营业总收入为12.94亿元。

此外,在华融晋商资管中,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收入归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对比利息收入在营收中的占比,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较小。